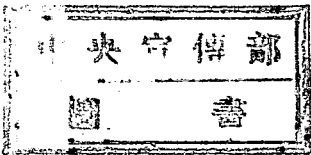


街頭宣傳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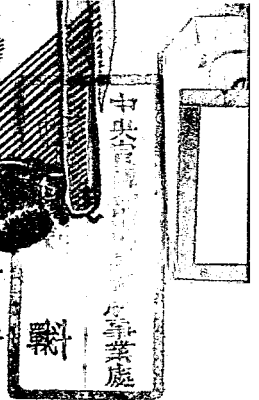
全面抗戰

第一種 抗敵戲劇叢書

作者 劉念渠



戰爭叢刊社編印



戰 爭 叢 刊

第一種	抗戰方針	蔣委員長講	五分
第二種	中國必勝論	龔德柏著	五分
第三種	輸捐救國	羅敦偉編	五分
第四種	從軍救國	茹春浦編	五分
第五種	防空與救護	張曼羽編	五分
第六種	宣傳與戰爭	袁守謙著	五分
第七種	空軍抗戰紀略	吳亮夫編	五分
第八種	戰時農業生產	茹肅之編	五分
第九種	戰時國際法概要	黃浩然編	五分
第十種	日本國內的恐慌	瞿紹琛編	五分
第十一種	戰時理財方策	董修甲著	五分
第十二種	倭寇殘酷行為寫真	匡幼衡編	五分
第十三種	戰時歌曲第一集	盛家倫編	五分

MG
I238.36
4

00734

全面抗戰

(街頭宣傳劇)

人：男甲

男乙

男丙

女丁

女戊

觀眾 A

觀眾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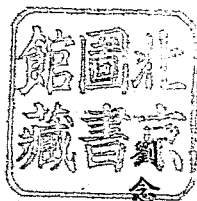
李德祥

張大娘

張冬富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收到



渠作

(南)

3077



3 1761 3802 6

張建國

地：隨便在那裏。

時：全面抗戰開始之後。

男甲，男乙，男丙，女丁和女戊，這一羣流落江湖賣藝的人們，停了一個比較寬敞的街頭，把他們帶着的各種用器安排妥當之後，男甲打鑼，男乙打鼓，男丙敲鈸，打起充滿了燥音的『開場鑼鼓』來。街上的人們漸漸的集攏，觀衆A，觀衆B，李德祥也擠在人羣裏，待觀衆到得相當多的時候，男甲示意乙和丙，把鑼鼓停住。

男甲：（持着鑼和鑼槌抱拳向四周的觀衆作了一個『鑼圈揖』）諸位捧場的先生們到的也不少了，沒別的，我們哥幾個誠心誠意的侍候你諸位一點熟玩意。不過，有幾句話，咱們得先交代明白了。

男乙：（幫腔的）對呀，先交代交代。

甲：諸位老爺，先生，太太，姑娘，少爺，都是見過大世面的，什麼新鮮玩藝沒見過，沒聽過？我們的玩藝也許有點看不上眼。可是，諸位先生們得多多體貼窮人一點。我們哥幾個本來不是幹這一行生意的，年頭兒擠的，沒有法子呀。譬如我吧，本來是關外人，九一八那一回的鬧鬼子，就把咱的小買賣打光了。後來成立了什麼滿洲國，那種日子就不是人過的。別聽鬼子跟漢奸瞎說八道的說滿洲國怎麼好，滿沒有那回事。沒法子，我祇好跑到北平，找着他們兩口子（指男乙和女丁），過了沒有兩三年安靜日子，七月裏又鬧鬼子打蘆溝橋了，沒有上半個月，北平也給日本佔去啦。沒法子，受不了當亡國奴那種悶氣，拼又拼不過，祇好逃到上海，那知道剛到了上海三天，上海也打起來了。找事情做沒有事情，連一天兩頓飯也爲難哪。幸虧遇着我們老三哥倆個（指男丙和女戊），老三出了一個主意，跑江湖賣藝。好在平常會練兩手拳，玩兩手把戲，哼哼兩句大戲小調，好好歹歹湊到一塊，比要飯的叫化子強點有限就是了。諸位先生們，您說，年頭兒擠的，咱們有什麼法子呢？現

在到了貴地，沒別的，請諸位包涵着聽聽，瞧瞧，好啊壞的，您多捧捧場，讓我們哥幾個少挨一頓餓，就沾光不少啦。

乙：沒說的，諸位老爺，先生，太太，姑娘，少爺，都是大慈大悲的菩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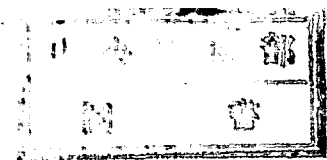
甲：是呀！俗話說的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先作一個揖（邊說邊作『鐮圈揖』），算是謝謝諸位賞光照顧。咱們是閒話少說，以練當先。文的，武的，俗的，雅的，一套一套的來。太陽還老高的哪，祇要日本飛機不來擲炸彈，我們就侍候您這半天。諸位站累啦，進來坐坐，喝一碗茶，不算什麼。——哥兒們，打起傢伙來，咱先唱一段改良大鼓。

（乙和丙打了幾下鼓和鉦。）

甲：沒唱以前，咱還得交代幾句。

乙：又交代什麼呀？

甲：不是，歷來的大鼓書，都是唱些三國，水滸，西廂，紅樓的故事。趙子龍大戰長坂坡呀，宋江發配開江州呀，唱，多少也會一點。今天，咱要侍候諸位一段改良大鼓。



這種改良大鼓是新編的，唱的都是現在的事情，什麼二十九軍大戰喜峯口呀，什麼九一八鬼子鬧瀋陽呀，樣樣都有。

乙：你唱那一段呢？

甲：我唱一段×××××。（註：演員可就其所熟練的選擇一段。不久以前，北平通俗讀物編刊社曾出版不少此種時事題材的鼓詞，蘆溝橋事變後，京滬作家亦多寫有新作，可採用。）

觀衆A：好呀！

觀衆B：這倒是新鮮玩藝。

甲：新鮮倒還新鮮，咱可不一定唱得好。——作一個揖，咱就唱。

（甲作一個『鑼圈揖』，即開始唱改良大鼓一段。雖然沒有鼓，板，却有動作與表情；每一小段完結，或至辭句警闌處，觀衆A，B及李德祥導引觀衆爲之鼓掌喝采。唱完後又是一陣掌聲。）

甲：哥兒們，文的完了換武的了。（向丁和戊）你們姐兒倆練一套吧。

（丁和戊整理衣衫後，走到場中，分向觀衆鞠躬。隨後隨意對練一回拳或是刀槍之類。）

甲：（在丁和戊練着的當中，他站在一邊）諸位先生，她們姐兒倆是新學乍練，功夫是說不上，看個熱鬧罷了。值好喊個好，多多的捧捧場！

（以下，可再隨意的視準備如何再唱一二次，再耍一些把戲，集中觀衆的注意力到『賣藝』這方面來，不要使他們覺得一些演劇宣傳的意味最好。唱的材料最好是用流行的小調——如花鼓腔，嘆五更之類——改編詞句，有關抗戰宣傳的。在唱或耍之先，仍依上面的方法，由甲說幾句江湖話，觀衆A，B和李德祥時時導引觀衆鼓掌，喝采，間或隨意說兩句捧場的話，但不可過於談諧。）

（在各種節目進行當中，張大娘擠進場子裏來，一言不發的張着眼睛找人，她沒有注意這個地方是做什麼的，竟走到場子當中了，甲向前攔住了她）

甲：老太太，您看玩藝請站在邊上呀！

（張大娘全然不理，仍張着眼睛向四下尋找。）

甲：老太太，您這是做什麼呀？

張大娘：你管不着。

女丁：（走近張大娘）您做什麼呀？

張：（其勢汹汹的）找人！

女丁：找人；您邊上站站，我們這兒做生意呀！

張：（看見了李德祥）好呀！我可找着你了！

（張大娘向李德祥奔去，一把抓住了他，向場子裏拖進幾步。）

李德祥：喂，怎麼，怎麼……

張：我可不能讓你再跑了呀！趁早還我兒子來，沒有兒子我就跟你拚了！

李：張大娘，有話好說，這樣子不行，你放下手。

張：（緊緊的抓住了李德祥）放手？你還我兒子我就放了你！

李：你簡直是詛人嚟！

張：詛人！你害了我兒子還說我詛人！街坊鄰居都在這兒啦，大家評評理！

（觀眾不再注意賣藝的了。甲和丁向前勸架。）

甲：老太太，有話慢慢說好不好？

李：是呀！

丁：你們這麼一吵，我們的生意還做不做呀？

甲：我說老太太——

張：（截住了甲）你們不用管！今天姓李的還了我的兒子，咱們什麼事也沒有，不還我的兒子，咱就是一場官司，姓李的謀害了我的兒子，他是兇手，我不能讓他再跑啦。

李：（焦灼的）這是從那裏說起呀！我姓李的在這兒做買賣，也不是一年半載啦，我多晚謀害了你的兒子？這簡直是血口噴人嚟！

張：你還說你沒有謀害我的兒子，好，你沒謀害，是我自己謀害的？

李：那我怎麼曉得呀！

張：好，好，我今天跟你拼了，我的兒子給你謀害了，我也不想活着啦，咱們一塊兒找閻王爺算這筆賬去！

（張大娘越說越有氣，抓住了李德祥，一頭撞了上去。李德祥一閃，衣服撕破了，

張大娘跌在地上。甲和丁想去攔阻，已經來不及了。）

李：這簡直是……

張：好呀，你打我！你打死我吧！你謀害了我的兒子，你再打死我吧！天哪！……（她抽噎的哭了。）

乙：（向男內）得，老三，收拾傢伙，咱們的生意也不用做了！

甲：（向李德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丁：（向張大娘）老太太，你別哭，有話說呀！

李：天下那有這種道理，她的兒子丟了，一個勁的問我要人……

張：我不問你要人，我問誰要人哪！

李：你的兒子……

張：（截住了李德祥）我的兒子在你的店裏學徒，我怎麼不問你要人呢？

甲：你的兒子在他店裏學徒，怎麼會丟了呢？

張：是呀！我的兒子在他店裏學徒，已經兩年多了，今年年底下就要出師啦。住在他

的店裏，吃也在他的店裏，勤勤懇懇的，輕易也不告假回家。如今我的兒子忽然不見了，誰知道是他把我的兒子謀害了，還是賣掉了？我三番五次的問他要人，他倒一口推得輕輕淨淨，說是管不着！我的兒子送給他學徒，他管不着誰管得着？

丁：你的兒子丟了多久了？

張：已經十二天了。我三番五次的找他，他總是不管。後來給我逼急了，又說他的兒子給我的兒子拐跑了，一塊當兵去了！他說找，找了四五天，連個影子也沒有，到現在已經十二天了！我好好的一个兒子，給他弄丟了，我能不要？今天有了我的兒子，咱們萬事俱休，沒有我的兒子，我跟你姓李的拼了！

甲：你的兒子多大了？

李：十八歲了，能算小孩子嗎？人大心大，誰知道跑到那兒去了？

A：嘿！說不定又是看什麼火燒紅蓮寺看上了癮，上峨嵋山去求仙訪道去了。從前報上就登過這個新聞。

B：也許。

張：（哭泣着）姓李的，你別說那種昧良心的話。我一個寡婦失業的，守了十幾年寡，好容易把這一個兒子帶到了十八歲，眼看明年出了師，給他娶一房媳婦，可以抱孫子了。如你把他弄丟了，不用想善罷甘休！我兒子死了，我也不活了！天哪！……

李：唉！

甲：她的兒子怎麼會丟了呢？

李：我李德祥一不是謀財害命的，二不是販賣人口的人，有家有業，拿着本錢在這兒做買賣，街坊鄰居是知道的。張大娘兒子張建民，在我店裏學徒，我待他就像自己的子弟一樣，那個孩子也是勤勤懇懇的，師徒之間，從來沒有過生氣嘔氣的事。就是張大娘，有時候到店裏來望望兒子，我也酒是酒，飯是飯，沒有慢待過她。諸位問問張大娘，這是不是實情？

張：誰說不是實情呢？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誰料得出誰呀！

李：唉！我李德祥一輩子忠厚勤儉，從來不做壞良心的事。她的兒子丟了，也不是沒有

原故的。

二二

張：你趁早還我的兒子，不用說那一套鬼話！

丁：老太太，您也讓他說說呀！

李：諸位想一想，如今日本鬼子欺負我們中國到了這步田地，多少人給他們殺掉，多少人給他們弄得家破人亡，過不了一天安生的日子，眼看就要亡國了。

甲：是呀，這話一點也不錯。

李：辛虧蔣委員長說了一聲打鬼子，他們拿飛機大砲打我們！我們也拿飛機大砲打他們，才擋住了日本兵。張大娘的兒子是個有志氣，有心胸的孩子，聽說打鬼子了，一心想着上前線，跟我說了幾回，我總是勸他，說他上有老母，忠孝不能雙全，不要去當兵。他那裏把我的話放在心上呢？這種情形，我也不是沒有告訴過張大娘。請她留點神，不要放大意了。

張：我的兒子在你的店裏，你不留神倒讓我留神，簡直是胡扯！

李：你做母親的管不住兒子，我做師傅的怎麼管得住徒弟呢？再說，我也不是不留神。

我不在店裏的時候，就囑付我的兒子伴着他。那知道沒有幾天，這兩個孩子竟做成一道，一塊兒偷偷的跑了，還留下了一個條子，說什麼『立志投軍，赴滬殺敵；家有老母，請多照顧』的話。這孩總算有心哪！

張：我的兒子怎麼會沒心哪！不用說好聽的話，今天你非還我兒子不可！

李：你問我要兒子，我問誰要兒子呀！

張：我總不能把我兒子丟了就拉倒了。

李：是呀，我也不能把自己兒子丟了就拉倒了呀！你怎麼能一勁的問我要人呢？

張：我的兒子在你家裏不見了，我不問你要人，我問誰要人？你想推得一乾二淨嗎？告訴你，姓李的，你那是夢想！你上天，我也上天；你入地，我也入地，我總問你要人！

A：老太太，您的兒子要是當兵去了，這也是好事情。

張：好事，狗屁的好事！『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我的兒子不能念書做官，學學買賣總不算下賤哪！當兵，當兵有什麼好？當兵的有幾個好人？

A：您可不能那麼說。現在當兵可跟從前不一樣了。從前當兵的是自己打自己，專門會欺侮老百姓。現在的兵，都受過訓練，是專打日本鬼子和一切欺侮我們中國老百姓的敵人的。他們要保衛我們的國家，保衛我們老百姓。就是死在戰場上——……

張：你咒我的兒子死呀！

A：不是的，老太太，我是說這個理。就是死在前線上，也是光榮的。上海打起仗來，我們的軍隊，誰不爭先恐後的願意去殺日本兵哪！

張：可也沒有殺幾個鬼子，日本飛機不還是常來扔炸彈嗎？

A：嘿，您可不知道啦，我們的軍隊在上海打了不少的勝仗，他們來的兵，死了上十萬，他們的大軍艦，也給我們打壞了。就是他們的飛機，我們也給打下了百八十架，高射砲隆隆的打上去，一架一架燒起來往地下掉，有一回，在南京，一砲打下了二架！過幾天您看一回就知道了。

張：那有這麼好的事情！

A：真的哪！你的兒子去當兵。殺死幾十幾百個日本兵，做個排長連長的回來，够多們

光榮呀！

李：是呀！我的兒子也一道去了，難道我不難過，我不擔心？祇要想想這回當兵是打日本，爲國出力，也就放心了。

A：老太太，你也這麼想想，事情不就過去了嗎！

張：隨你怎麼說，說得多麼天花亂墜，都是廢話。姓李的今天不還我兒子，咱就沒個完！

B：得了，老楊，不用說了，這位老太太簡直是執迷不悟！

丁：真是有點執迷不悟！——把我們的生意也給打攪了。

張：我執迷不悟！我執迷不悟！你們都幫着他，欺侮我！這世界簡直沒公理了！

B：並不是幫着這位先生，我們說的是公理呀！

張：公理，你們還懂得公理！我不聽那一套！

李：唉！

張：你唉什麼？唉了就算完事嗎？

李：你到底要怎麼樣？

張：要怎麼樣？你還我兒子。

（張冬富和張建國在這時候進入場中。）

張冬富：嫂嫂，你怎麼又跟李老板吵起來了？

張：他不還我兒子，我就要吵！

冬：我已經說過多少回了，這件事並不能怪李老板！一塊兒跑去當兵，不單是建民一個

人，也有李老板的兒子呀！建民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侄子，難道我不心痛？

張：你心痛，嘴邊說說罷了，反正你的兒子在你的身邊，你自然會說風涼話。

冬：嫂嫂，我並不是說風涼話。建國（指張建國）這孩子，今年也二十歲了，就是他

願意，我也早晚讓他去投軍的。如今日本把我們的地方佔去了多少，把我們的同胞

殺死了多少？牠還要滅我們中國，亡我們民族。一但亡了國，我們的兒子，連我

們自己，也不會有好結果的，不是給他們殺掉，就是給他們做一輩子的奴隸。倒是

讓他們年青人去打仗。等他們得勝回來，就是國家的有功人物，我們長輩也有光彩

，就是打仗打死了，國家還會撫卹我們，我們是死亡戰士的家屬，也是光彩的事。建國算多念了幾年學堂，心裏比咱們莊稼上明白的多，跟我說了這片道理，是一點也不錯的。

（張大娘仍抽噎的哭着。）

甲：對，年青的人是該當兵去。

乙：怎麼，你也要去當兵嗎？

甲：噫。

張建國：伯母，現在打仗打的是日本鬼子；無論是誰，凡是中國的同胞，都應該起來，

士農工商，男女老幼，都要參加抗戰。建民去了，我要去；兄弟打死了，哥哥接上去；兒子打死了，父親接上去，男人打死了，女人接上去，總得打退日本兵！

A：對，一點也不錯！

國：伯母，建民去打仗，當然你得關心。但是，打仗並不是去找死，正是找一條活路。

就是一個人不去打仗，早晚還不是一個死？也許得個急症死了，也許坐在家裏，給

日本飛機炸死了。倒不如上前綫去，大家齊心合力，把敵人打退了，反可以死裏求生呢。

張：唉！可是……（流下淚來。）

國：你不用難過。也不必再跟李老板過不去了。別說他沒有慫恿建民去當兵，就算是他慫恿了，也是好事。你仔細想想，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張：你也幫着外人呀！

冬：並不是建國幫着外人，這種道理越想越覺得對！

張：唉！難道我的兒子就這麼去了，不能再回來見見我嗎？就是去當兵，也應該告訴我一聲呀！

冬：這也難怪他們年青人，一腔子熱血，那能想得那麼週到呢！

國：實在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有熱血才行哪！

甲：（突然的）對！對！一點也不錯！這種道理實在越想越覺得對！（向他的同伴）弟兄們！你們聽見這些話了沒有？

乙：怎麼樣？

甲：咱們都是受過日本欺侮的，逃到東，逃到西，弄得現在這個樣子。早要懂得這個道理，何必跑江湖賣藝呢？

丙：不賣藝去當兵嗎？

甲：是呀！丟下了這個破生意，咱們這幾個年青力壯的人，還不配吃一份糧，上前綫打日本嗎？你們怎麼樣？我是下決心了，明天就去投軍！

乙：要幹咱們一塊幹，要死也死在一塊！

丙：好，也算我一份！

乙：可是她們姐倆呢？

甲：這，這……

國：婦女們也一樣的可以救國呀！上傷兵醫院去當看護！

甲：對！對！到底是念書的先生有道理！怎麼樣，你們？

丁：當看護去。

戊：我也一定去！

甲：好，咱們再不幹這個生意了，要什麼刀呀，槍呀，拿大刀砍日本鬼子比什麼都痛快！

（甲興奮的收拾那些用器。）

國：伯母，你看見了吧？祇要是打日本，誰不興奮哪！

張：好，聽你們年青孩子去鬧吧！我也沒法子了。

李：張大娘，你不用難過了。赶上這種事，誰也沒有第二條路了。你看，建民當兵去了，我的兒子也去了；他們賣藝的，男的去當兵，女的去當看護；建國也就去了。我上不了前綫，咱是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我不敢說有錢，但是，這幾位的路費我捐了，算是一點小意思。建民和建國走了，我多少送幾個，算是替他們安家。

冬：李老板，這可用不着。我好歹種着幾畝地，吃兩頓飯還可以。

李：不，不，這是一點小意思。

國：李老板，你一定要拿出錢來，我倒有個法子。

李：什麼法子？

國：現在正勸人自由捐款，政府得人民這一筆錢，充軍餉，買軍火，好跟日本長期的打仗。這種捐款，各處的人民都很踴躍的捐助，你何必不捐一點錢呢？

李：（想了一想）對！（向張冬富）你一定不要，我也知道你不少這幾個錢，倒不如捐些款子，也算我們買賣人的一點抗戰的表示。

冬：好的，好的！我也省點錢出來，多少表示救國的意思！

國：假如全國的同胞，都能這樣的熱心，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不分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一致抵抗，我們一定可以打倒日本的！

張：唉！

冬：嫂嫂，不要再想了，望着我們早點打勝了仗，大家過太平日子吧！

（他們預備走了。）

李：（向賣藝的人們）我的店就在那邊，回頭請過去，我有一點路費送給諸位！

甲：這倒『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謝謝李老板！有幾個錢能早點到前方也好。

李：咱們回頭見！

（李德祥走了。）

甲：諸位老爺，先生，太太，姑娘，少爺們，對不住得很，我們從今天起收拾起這個玩藝，要上前綫啦！等打勝了仗，能活着回來，一定再來侍候諸位！那時候，我一定唱幾段在前綫上怎麼殺鬼子的改良大鼓！

乙：得啦，收拾起來走吧。

甲：走，走。諸位，咱們打勝了仗回來見。

（甲，乙，丙，丁和戊收拾了各種用器離開街頭。）

A：咱們也走吧。

B：走，走。

（觀眾開始分散。劇完。）

附記：

今天上午謁見鄧雪冰先生的時候，談到抗敵劇團缺少新劇本的問題。鄧先生告訴我，在某刊物上有一個『全面抗戰』的街頭劇，劇旨甚好，但須修改一下，稍加充實，並要我即日趕出這一工作。這是不得推辭的。午後，當敵機又來進襲的時候，我從陳鯉庭先生那裏拿到了原劇，在一架敵機被我方高射砲擊中起火而降落的歡呼中，我讀過一遍，覺得這固然應承下來的工作，還不十分困難。不過，誠如原作者守鶴先生所說，這『只算是獻給街頭劇運者一種劇材』，牠的形式並不是一般劇本的樣子，祇可以說是一個故事。因此，不僅要改，還得編，或者說是根據原來的『劇材』來寫作。卽晚，花了五個鐘頭，倉促成完一個草稿。返漢在卽，我祇得把這樣的東西交卷了。假如要演出的話，我十分希望牠的導演和演員諸君能給牠再來一次澈底的修改，使他像點樣子，還盼他們把修改後的舞台本慨然惠贈一份，讓我多一點學習的機會。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寓於首都大華飯店二十九號。

2734

種一第書叢劇戲敵抗

戰 抗 面 全

每冊實價國幣三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劉 念 渠

編 輯 者 戰 爭 叢 刊 社

武昌水陸街
武昌美術專門學校內

發 行 者 戰 爭 叢 刊 社

印 刷 者 中 國 印 刷 所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廿 七 年 一 月 初 版

711

SKBC
MG
238.36
4